

蔡小雀

(强盗扮书生系列)  
• dong gong hao er lang •

# 东宫好儿郎

什么?这位好儿郎正是当朝太子爷?!

啊!死了!这次她就算侥幸不死,

只怕也得被剥层皮了……

花与梦 第八辑 主编 珠雅

#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

## 东宫好儿郎

蔡小雀◎著

言情界著名的高产作家。文风简单、轻松、欢快，像童话般的浮想联翩创造出一个个无忧无虑、梦幻的空间。

# 花与梦 (第八辑)

主 编：珠 雅

---

策 划：花季文化

责任编辑：吴日珊

封面设计：林文生

---

出版发行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：0471 - 4971950

印 刷：广州快美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：120 字数 2880 千字

版 次：200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978 - 7 - 204 - 09545 - 2/I · 2010

定 价：216.00 元(全 48 册)

---

为维护合法权益、尊重作者版权，未经协议授权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、复制、重制、改动、变更、发行、播送、散布、表演、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。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(<http://www.coapu.org/>)。凡侵害花雨版权的，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。

# 第一章

玉楼宝账映朝阳  
春色熏暖牡丹房  
朱笔丹墨掌天下  
笑说东宫好儿郎

——京城相思先生

“有没有人说过，你是一个好人？”

那个高大挺秀的身形，手上穿针引线的动作微微一顿。

“嗯……”他想了想，心有戚戚焉，“常常。”

“除此之外呢？”

他至此完全停下绣花的举动，仰着头深思，“唔……没有了。”

“唉，真悲哀呀。”

“做好人不好吗？”他困惑地问道。

“你没听过‘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’吗？”对方白了他一眼，满眼的无奈和不悦。

“这样啊……”他略一思索，随即很抱歉地笑了笑，

“那我明白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他一怔，“然后什么？”

“就没下文啦？”对方火冒三丈地追问。

“你希望我怎么做？”他温柔地反问。

“就……使坏！邪佞！奸诈！狡猾！随便你选一个。”

对方神情激动得比手划脚，说得口沫横飞，“只要能够让姑娘家对你另眼相看、芳心暗许的，统统用上都行！”

他不禁同情地望着对方，诚恳地叹息：“父皇，儿臣知道退休生涯会让一个老男人感觉到怅然若失、生活失衡、秩序大乱，但您要振作一点，全国百姓和三宫六院的幸福依然维系在您一人身上啊！父皇。”

“什什什么？！”当今皇上一副气急败坏样，“你你你……你以为朕是为了谁呀？还不就是在担心你的终身大事吗？”

他望着皇上，慢条斯理地放下绣花绷子，斟了杯上好的春映茶递过去，“歇口气，激动容易火大，火大会伤身，不可不防。”

“你也不想想你今年都几岁了，朕在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早已经有了太子妃和三大两小嫔妃，外带的美人儿更是不计其数，你身为东宫太子居然一点也不着急，就算不为了自己想也要为国家着想，你呀你……”皇上哇啦哇啦噤里啪啦就

是一阵停也停不住的长篇大论。

“嗯，是，对，好，您说的都是。”太子爷皇凤赋温文谦和地倾听聆训着，拿起绣花绷子继续绣花，完全是有听没有懂的状态。

唉，可惜了皇上说得滔滔不绝、龙涎乱乱飞啊！



“有没有人说过，你很奸？”

一个身着淡绿色衫子、俏生生的身影缓缓回过头，露出一抹无害得令人心惊的笑容。

“这位客人，您怎么会这样想呢？”她不知从哪儿拿出了一只黄金小算盘，纤纤小手利落地拨起算珠，声音清脆悦耳。她满面诚恳地说：“您去问问，无论是左邻右舍、街坊邻居，谁人不竖起大拇指说我们‘贷你一生’童叟无欺、诚恳实在？尤其区区在下本人我，更是秉持着服务乡亲顾客至上的精神，随时为您规划理财人生——对了，您上个月初五贷银三两二分六钱，本月应缴利息一两三分八钱，不知您带来了没有？”

“呃……”来人悚然大惊，“我我我……我只是路过顺道进来跟小卓姑娘打个招呼的，我姥姥还等我回去熬汤药喂她喝呢，我就不便多聊了，告辞、免送，小卓姑娘请留

步——”

“还免送？”路小卓脸上的笑容倏然消失，没好气地哼了哼，“啐，想占老娘嘴上便宜？没门儿，不多多刮你几两利息，简直是对不起我自己，下回就有你好受的！”

还说得冠冕堂皇至情至孝的咧，谁不知他嗜赌如命，连他奶奶的棺材本都给骗去赌个精光，气得他奶奶当场破口大骂到晕倒又醒过来、再咆哮怒斥到厥过去，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遍，折腾得老人家一条命险些呜呼哀哉。

唉，若不是她那个良心比别人多了好几斤的傻爹出手相借，她又何必跟这人间败类客套兼闲扯淡？

借给这赌鬼三两二分六钱眼看像是难讨的了，但是她路小卓打从三年前接下“贷你一生”钱庄的业务以来，还没有讨不回的账……她冷笑。

死赌鬼，待还款日期一到，你就准备受死吧，嘿嘿嘿！

路郝仁才自内堂走到外厅，一见到的就是女儿脸上那熟悉诡异又得意的笑容，顿时倒抽了口凉气，蹬蹬蹬连退三步。

可怜哪可怜，又是哪个倒霉客人要面临比死还惨的讨债催魂大法了？



十天后，又是初五。

江南柳如丝花如艳，水波荡漾春风拂面，人人无不醉在这温柔得像诗，轻暖得像歌的南方初春气息里。

但是此刻对见了赌就跟见了命一样的高大江来说，江南的美丽景致根本视而不见，对他来说只有骰子点点的朱红才称得上娇艳，天九牌片片的雪白才算得上清丽，而“开盅啦”无疑是他这一生听过最悦耳的曲子。

今日高大江偷拔了姥姥发髻上的银钗去当了八钱银子，心痒难耐地立刻大摇大摆走进熟识的赌场。

可没想到今日赌场看门的大汉一见到他就二话不说地抬起脚踹下去——

“哎哟喂呀！我的娘呀！”高大江被踹飞出去，惨跌个狗吃屎，“王哥儿，是我呀……嘶，痛痛痛！”

王哥儿双手抱臂，凶蛮的脸上似笑非笑，“就是你高大江，打从今儿起列为拒绝往来户，滚吧！”

“等等，王哥儿，我今儿有钱，不敢再赊账的——”高大江也不管满脸灰，揉着被踹疼了的屁股，急急忙忙掏出八钱银子，“我真的有钱可以玩两把。”

“就算你有钱，我们也不给赌了。”王哥儿幸灾乐祸地望着他，“不止我们这儿，江南的大小赌场你全上了黑名单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。”

高大江如遭电殛，面青唇白地瞪着他。

不给赌了？这、这还不如一刀砍了他！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吗？”王哥儿气定神闲地开口，“在你还没还小卓姑娘银两之前，全江南的赌场是不准你进场的。”

“怎、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？！”高大江惊傻了，“我不过是欠了她几两银子，她凭什么让全江南的赌场不让我进门？”

“说你笨你还不承认，全江南有哪家赌场敢不给小卓姑娘面子？还有，小卓姑娘说了，要是哪家赌场让你进场赌，哪怕只是押一枚铜钱，就算是你将债务移交给赌场，她便直接找上赌场收取本金加利息，还要收手续费、移交费、账管费……并且要向你索讨违约金一百倍。”光念都能让这名赌场凶悍保镖打寒颤，“你呀你，就你最不知死活，敢赊小卓姑娘的账！”

“这……这么狠？！”高大江吓得差点屁滚尿流，全身发抖。“这还有王法、还有天理吗？她、她想逼死我呀？”

“逼死你是不至于啦，但是小卓姑娘也交代了，就算你想不开去寻死，她也要拿你的尸首卖给衙门的仵作充当练习用。”王哥儿不怀好意地盯着他，“嘿嘿，咱们相识一场，我还真不忍心见你死后尸骨无存……可没法子了，谁让你欠小卓姑娘钱呢？”

“呜呜呜……我还，我一定还！”高大江已经腿软到瘫

坐在地上痛哭流涕了。

可是他没钱哪，他到哪里去找钱来还可怕的“贷你一生”啊？

早知如此，他就不去贷银子来赌钱了……好恐怖，好恐怖哇……

不远处，青青杨柳树下，一名老仆人手捧着账本，毕恭毕敬地侍立在一身淡绿衫子的小卓身边。

小卓眯起锐利的双眸，满意地吩咐道：“福伯，官府水肥署日前不是张贴告示要征赶粪车的吗？薪饷还不错，一个月有一两二钱。”

“是，小姐，老奴明白你的意思。”老仆人暗笑。

“记得通知高大江上工后，每个月我们会差人直接从水肥署扣走一两的工钱，咱们自个儿留半两，另外半两拿给高姥姥藏着私房用。”她顿了顿，小脸咧开一抹微笑，“唉，我真是太钦佩我的慈悲心肠了，还留二钱给他过日子……”

老仆人强忍住笑，在账本上大笔一挥记下，“小姐本来就是刀子嘴，豆腐心。”

“福伯，别太赞美我了，其实我这也算不上什么功德事，而且做人还是谦虚点好。”她谦逊地道，“你说是也不是？”

“小姐说的都是。”



小卓得意满足的表情一直维持到了家门口，看见伙计们个个如丧考妣般悲惨，她脸上的笑容倏然消失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那张死人脸？”她心下掠过一抹不祥预兆。

难道是爹……

她的心瞬间往下一沉，可在瞥见她爹坐在柜台后，满脸尴尬和被逮到的心虚，陡然松了口气的小卓心又一紧。

不是的吧？难不成老爹又……

“说，这次借出了多少不该借的银子？”她面如玄铁地质问。

路郝仁身子瑟缩了下，更往太师椅深处躲去，赔笑道：“小、小卓宝贝儿，你回来啦！”

“几时发生的事？”她已经懒得拷问老爹了，转头睨向伙计。

被问到的伙计支支吾吾的，一双眼睛偷偷瞄着路郝仁，却又不敢不回答，“半盏茶前。”

那就是刚刚发生不久了，难怪爹还来不及逃离现场，小卓当下有个冲动想派人把那人给逮回来。

可是“贷你一生”钱庄向来“一钱既出，驷马难追”，这是自祖爷爷就有的古训，她也只能让这个冲动念头在脑海

里多转几圈，最后还是作罢。

“爹……”她深吸一口气，阴恻恻地转向老爹。

“呜……小卓，你不要生气，爹也是一时见他可怜……”路郝仁连忙抱头求饶，“没、没借出多少，不过一百两银子而已，真的！”

“一百两银子？！”她差点闭过气去，随即怒火冲天地吼道：“爹，你知道一百两银子能买十亩良田、五百头牛以及两间三进大屋吗？而且一百两银利滚利息滚息，能滚出多少的银子儿啊？”

真是要了她的命，一百两银子、一百两银子啊！她的心都在滴血了。

“大概……知道。”他更心虚了。

“人家的来历、身份、住在何处、职业和抵押品以及借这笔银子要做什么，你有登记吗？”她眯起双眼，火焰在眸底熊熊燃烧着。

“我有、我有！”路郝仁连忙把账本拿出来，“你看！你看！”

她怀疑地接过账本，不看犹可，一看之下差点吐血。

“姓名：无名氏。年龄：不是问题。身高：不是距离。体重：不是压力。祖籍：中原。住处：京师皇宫。职业：富贵闲人。抵押品：真心一颗、诚意一份……这是见鬼的什么东西啊？”她简直要发狂了，“这样乱七八糟莫名其妙的你

也给借？爹，你脑子没病吧？”

“小卓，你先别着急，别这么生气嘛，有话慢慢说，放轻松。”路郝仁露出安抚的笑容，努力控制失控的局面。

亲天地不容，亲天地不容……

小卓拼命抑制掐住老爹脖子死命摇晃的冲动，做了几个大大的深呼吸。

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……但是暴力可以。

“他往哪个方向走了？”她二话不说抡起袖子，头也不回地对伙计们喝道：“抄家伙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小卓，你千万别激动啊，人家公子一表人才、风流蕴藉、翩翩好风采，万一吓着人家岂不罪过了？”路郝仁大吃一惊，连忙拖住女儿，“而且哪有账才借出门就催讨的呢？你忘了祖爷爷的训示了吗？‘一钱既出，驷马难追’啊！”

“这下子爹又想起祖爷爷的训示了？祖爷爷也训示过：‘身家不明，抵押品不全者，借之大忌’，都忘了吧？”她冷笑道。

“可是、可是我瞧那人一身富贵好气质，想必不是赖账的人，他也说了是因为一时身上不便，又要回京师才同咱们借的，他也听说过咱们钱庄的诚信和童叟无欺，这才安心向咱们借，而且打的契约是两个月，你怎么能现在就去跟人家要呢？这不砸了咱们的招牌吗？”

这倒提醒了她。

小卓总算恢复了一丝冷静，慢慢把卷起的袖子拉好，“他要回京师？打这儿到京师只怕也得走两个月吧，那好，我就跟着他后头进京，顺便把这两个月的利息连本带利给讨回来。”

再说了，祖爷爷当年有远见，也在京师部署了间钱庄分号，他们远至京师便不愁没处落脚，她也可以趁这机会去盘盘分号里的账。

这大半年来她老是觉得京师分号誊缴回来的账有点怪怪的，可又看不出是哪儿不对劲，看来还是得亲自走一趟为妙。

“可是你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吗？”路郝仁小心翼翼地询问。

“放心，我不知道你知道。”她收回心神，微挑柳眉，“阿彪、阿虎、阿豹、阿獐，去帮老爷打点行囊，和我一同上京去。”

“啊——我心悸、头痛、腿寒，抽筋……”路郝仁马上倒在地上抽搐装死。

“老爷……”众伙计惊呼一声，忙扑上前去揉腿的揉腿，捏背的捏背，“老爷，您不能死啊！”

小卓看得好气又好笑，双手叉腰道：“爹，要你出远门有这么可怕吗？”

出远门不可怕，跟你出门才恐怖……躺在地上兀自佯装抽搐的路郝仁暗忖。

这一路上，他若不被女儿念了个耳朵长茧、脑袋臭头才有鬼。

小卓沉吟地盯着还倒在地上不起来的赖皮老爹，心中着实有点挣扎。

从江南到京师，可是漫漫长路，他老人家怎受得起路途颠簸呢？可要是没有把老爹带着，恐怕等她自京师讨了债回来，“贷你一生”里所有的库银就统统被他给借光光了。

想到这里，她打了个冷颤，二话不说作出决定。

“把老爷扛起来，带走！”

“哇，不要啊……”



身着金黄色、散发着皇族气势的袍子，乌黑发丝绾髻拢在灿亮贵气的黄金冠里，温文尔雅的太子爷皇凤赋专注地批着各省呈上来的奏章和晴雨表，以及全国各地的谷收商聚册子。

不只这些，包括赏善罚恶的状纸和判决也同样高高地堆在案头上，其中有一部分被分门别类放在另一叠，那是他和莫宰相与诸贤达臣工商议浏览过的，正待圈写发文回去。

一旁侍立的太监小花子恭恭敬敬拿着拂尘，不时挥来挥去勤劳地着灰尘。

但是因为他粗手笨脚的，老是用拂尘尾巴扫得凤赋几欲打喷嚏，所以凤赋忍不住把奏章往边边移，好闪躲他无心的搔扰。

太子爷温厚的性情可见一斑。

“主子，您先喝点茶，吃些点心再批吧，您也累得很了。”东宫服侍老总管香公公亲自捧着点心进御书房，心疼地道。

“香公公，有劳了。”凤赋抬起头，温和地微笑，“就先搁着吧，待我批完这些再说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香公公是自小看着太子爷长大的，见他这么勤政辛劳，心中满是不舍。

“真的不打紧，就搁着吧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香公公突然悲从中来，眼圈儿一红，“奴才舍不得主子这么累呀，自早上过晌午，连口茶也没喝，一口点心也没吃，这人是铁饭是钢，您就算身子是铁打的也不成啊。”

香公公这么一哽咽，凤赋顿时慌了起来，赶紧接过点心，“我吃，我这就吃，你快别难过了。”

太子爷就是这么善良体贴、亲民爱民啊，就连对奴才都这般关爱体恤……香公公更是感动，眨巴着泛红的老眼瞅着

他。

小花子在一旁看得嘴巴大张、目瞪口呆的，连手上的拂尘掉了砸中脚指头都不知道。

谁叫香公公可是东宫内最有威严的老总管，他们见了只有屏气凝神的分，谁见过他老人家这般脆弱感伤的？

凤赋则是见怪不怪了，暗叹了口气，动作优雅地一口口将美味精巧的点心吃下肚。

其实他两个时辰前才吃了莫宰相分他尝尝的浦东肉干，一点都不饿。

但是身为太子，就是要顺应民心、爱护百姓，所以也得安安老总管的心。

他突然觉得胃有点泛酸起来，连忙深吸口气吞抑下那逐渐在小腹深处翻腾绞动的压力。

从小他的性子就好，但也被教导要压抑住内心的骚动和感觉，一定要做什么、说什么才能符合太子的身份，将来才能成为一个好君王。

有时候就算师傅和长辈没有说，他也会严加自我要求，一定要循规蹈矩做个仁德贤良的好太子，做模范给底下的皇弟们看。

可是有时候，他也会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，但也许是因为这样的感觉被压抑得太久，仿佛是被缚久了双翅的大鹏鸟，就算松绑开来，也无法习惯自由飞翔的滋味。